

《刺杀小说家》： 现实与奇幻的交汇

文本刊特约撰稿 严鑫超



截至2月26日，春节档奇幻片《刺杀小说家》票房超过8亿元。该片在文学原作的基础上完善了故事线，增加了富有想象力和技术含量的视觉特效，将“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世界”和现实生活场景及故事交融。

从小说到现实

影片《刺杀小说家》改编自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从小说延伸到现实的故事。在落魄网络小说家路空文笔下，有一个异世界的皇都，处于天神赤发鬼的残暴统治之中。少年空文一直被赤发鬼追杀，最终走上了一条弑神的道路。更为神奇的是，小说家笔下天马行空的故事似乎又与现实的种种隐隐发生关联。

影片构建了“两个世界”并行的崭新世界观。现实世界中，关宁（雷佳音饰）为寻找丢失多年的女儿，接下了剧中反派人物李沐安排的任务，前去刺杀小说家路空文（董子健饰）。小说中的异世界也危机四伏，酝酿着一场大战。树林中奔跑的少年、神秘的红甲武士、腾空飞起的烛龙……路空文在电脑前聚精会神，他笔下天马行空的文字，一步步成真。

该片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世界观，其中既有普通人对希望的执着——“只要你去相信，就一定会实现”，还有对人类勇气的认可。影片中，路空文写的小说名字叫《弑神》，神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少年空文反抗神对人类的不公，这样的英雄一直都在被世人传颂。从古希腊神话中盗取天上火种而受罚的普罗米修斯，再到大闹

天宫的齐天大圣，均是如此。《弑神》这部小说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

不管观众喜不喜欢影片的情节，大都会惊叹于这部电影的特效水平。该片由本土特效团队创作，角色特效细致入微，郭京飞饰演的黑甲极为传神，将中国式的奇幻想象提升到一个新水平，还让人们在影片中看到烛龙攻城这种带有东方故事韵味的攻城大场面。

影片的取景地在重庆这座电影之都，山水与大雾之间的景色充满了电影的质感，在城市潮湿狭窄的小巷里突然冒出一个奇人异士似乎并不突兀。影片里的现实世界充满了朋克风格的城市街道，也与虚拟的异世界皇都遥相呼应。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认为，《刺杀小说家》呈现的虚构世界的视听效果，代表了当下中国电影工业的高水平，尽管故事情节仍可商榷，但不失为一部风格独特的奇幻大片。

武侠世界的奇幻想象

《刺杀小说家》的导演路阳是一个充满少年气的导演。该片中，主人公都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都在为此而挣扎。他执导的《绣春刀》里，沈炼为了给心爱的人赎身接受了危险的追杀任务。《刺杀小说家》中的关宁，为了找到自己丢失的女儿不得不接受他人安排的任务。尽管现实世界比他们的想象还要复杂得多，但他们依旧无所畏惧、一往直前。

不少80后的青春记忆与电脑游戏、网络文学有关。作为一名80后导演，路阳的作品风格独特，充满了动感的故事节奏，从《绣春刀》到《刺杀小说家》均是如此。他似乎要把自己小时候所有关于武侠世界的奇幻想象都呈现在大银幕上。

《刺杀小说家》这样一个双线并进的故事，把控起来非常困难。如果稍有不慎，就很难在逻辑上自洽。本片中虚实两个世界环环相扣，并不突兀。不过，其

中所构建的世界过于繁杂，一部影片似乎很难承载。该片前半部分节奏铺开较为缓慢，导致一些观众在理解剧情设定时存在障碍。

《刺杀小说家》中，所有奇幻的景象都是对小说世界的可视化呈现。观众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虚幻的。片中一开始最大的悬念，是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夺去现实中的生命，这在故事的结尾被证实不存在。现实世界中的大反派李沐，相信小说家可以“将自己写死”，这更像是一种心病，在他功成名就的背后有着累累的血债。他害死了路空文的父亲，道德上的负罪感以及恐惧都会让他疑神疑鬼。

两个世界的镜像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刺杀小说家》描述了两个世界：一个真实冷酷的现实世界和一个诡异恐怖的小说世界。两个世界差别迥异，只因为小说家才联系在一起。更有意思的是，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呈现出双面镜像的互文结构。这在国产电影中并不多见，是难得的探索创新，也是本片最出彩的地方。

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拥有奇妙的对应关系，现实世界的小说家路空文对应着小说世界里的复仇少年空文，关宁对应着红甲武士，他的女儿则对应着小说世界中同名的小橘子，李沐与大反派赤发鬼相对应。他们的命运同样在两个世界里暗自相合。

该片后半段节奏加快，情节全面展开，让人欲罢不能。笔者很欣赏电影最后结局的设定。关宁明明知道小说家无法“写死”现实生活中的李沐，却依然坚持要继续写下去。只因为小说世界中有一个和自己女儿同名的角色，关宁似乎变得执拗又愚蠢，这是一个绝望的父亲唯一可以宣泄的出口，展现了他对女儿极致的爱。关宁没有很好的文笔，其续写的故事显得特别“中二”，加特林在奇幻场景中冒出来让人啼笑皆非，但又十分符合影片人物的设定。关宁努力让自己的续写更像一部小说，他要把现实中缺失的都在小说中找回来。他让小说世界里的空文、红甲武士、小橘子一起打败了赤发鬼。演员雷佳音把这个卑微又充满父爱的中年男人展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刺杀小说家》的预告片有一句台词：“不管怎么样，只要小说里的世界和人都存在，只要我一直写下去，我活着就有意义。”该片的结尾是一个开放性结局，关宁看到小女孩唱着曾经唱给女儿听的童谣，故事戛然而止。有些人相信这就是他走失多年的女儿，父女最终团圆，他们刺破了黑暗，迎来光明。这个温暖的故事结尾，足以治愈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受伤的人们。[图]

本版图片为《刺杀小说家》海报或剧照

